

编者按 法护童心,爱伴成长。5月30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社会工作部举办“携手关爱,共护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基层社会工作部门、检察机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寄读学校的5位代表分享了帮扶未成年人成长的难忘故事。现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抚平青春的伤痛

——来自最高检中社部“携手关爱,共护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上的守护成长故事

一生不忘

□讲述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马灵剑



“昨天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谢谢检察官姐姐,我一生不会忘记您。”

2024年,我收到小新的微信,他之前是一起网络诈骗案的成员。从深陷泥潭到迈入大学校门,他和560名孩子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司法的尺度温度如何为迷途者点亮希望之光?

小新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一学生。母亲早逝,父亲一直在外打工,听说网络兼职能挣钱,他想提前攒些学费上大学。

平台告诉他,交298元会费后就能上岗,每月挣3000元。

他有了线上打字的话,却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3天了,小新没拿到一分钱。

平台让他介绍3个同学入会,还他200元,小新还赚了247块。平台说,你拉1个人,提成50%,你的人再拉人,给你10%。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工作,只有不断地拉人,不断地交会费,才有不断的提成。

涉世未深的少年被迷了心、花了眼。小新从助理干到组长、再到师傅,收入从几百几千元到几万元。

可悲的是,小新加入了一个诈骗集团。整个集团,从一人到十人,从班级到年级,从学校到学校,最后整整覆盖了14个省份。集团最高指挥者叫团长,是一个成年人,诈骗金额1300万元。

涉案的750人中,未成年人有560人,其中450人是在校生,且多为高中生。

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多为勤工俭学,懵懂地走上了诈骗之路。

直到被抓获,小新才如梦方醒。

560名少年,560对父母,560个家庭!孩子的命运该走向何方?家庭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罪与非罪该如何区分?

惩罚与教育挽救又该如何平衡?

检察机关依法介入,与公安、教育部门反复研究,确定了罪与非罪、逮捕和起诉范围,避免机械追诉,打击面过大。

关于羁押问题,基于初犯偶犯、高考等需要,直接取保。但对于就学,有些学校拒绝接收,有些老师对帮教责任有顾虑。

我们与80余所学校一一沟通,学校的接纳,给少年回归以信心,也为司法分流提供条件。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区分三种情形,全案退赃1300万元,最后对491人不作为犯罪处理,将69人移送起诉,实现首次分流。

检察机关继续二次分流,由社工开展社会调查、心理测评和风险评估,作出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对16人提起公诉,依法予以惩治。

此后,小新因附条件不起诉表现良好被不起诉。69名少年中53人考上大学。

难忘这样的对话:

小新:谢谢您。

我:不要谢我,谢谢法律吧。

小新:可是法律在您的心中,对吗?你们办的是一个案子,对于我们,却是一生。

报警的女孩

□讲述人: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未检办主任 赵颖

《无尽的尽头》里有这样一句话:“孩子不好,没有人会好,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的。”让我们通过这个案子一起思考,面对侵害,孩子该怎么做?大人又该怎么做?

刚刚迈进新学期,17岁的小雨突然四肢无力、左眼几乎失明,越治越严重,来到大医院确诊了罕见病。本该接受治疗的她突然报警了。

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和司法社工李老师,在病房我们开启了“一站式”询问。这是专门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制度,目的是避免多次取证可能导致的重复伤害。

对于警察提问,小雨说:“我被大强欺负了,他摸我了,还亲我……”

小雨母亲插话:“辛苦大家跑一趟,这孩子还真报了警……人家就是好心帮忙”。

“妈,我没撒谎,他就是欺负我了!”

“哎呀,你第一天到这都走不了,还是大强帮忙抱你到病房的……”

我打断母亲:“大姐,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吧。别着急,孩子,慢慢说,你当时反抗了吗?”

“我胳膊都抬不起来,想喊也没能喊出声来……”说着,小雨失声痛哭。

询问不能再继续。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决不能因取证办案,再次伤害孩子。

这天,我们正逐帧查看病房监控,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检察官出事啦!我刚在枕头上发现那么多药片她都没吃,她想干吗?你们快来啊!”

等我们赶到,母亲一把拉住我,说:“刚把我气急了,我打了她一巴掌。”

我问:“孩子呢?……赶紧找啊!”

我们在露台上找到小雨,她一个人不知道在这里待了多久,母亲冲了过去,一把搂住了孩子。

把小雨送回病房后,我把母亲拉到走廊。

“检察官,她太不省心了,我这一天天陪着她,她不吃药还整这一出,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唉!”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已经生病了,还被人欺负了,你还打她,你这是要把她逼上绝路啊……”

我意识到,对母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迫在眉睫。评估之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指导计划和心理干预方案。

母亲在一天天改变,小雨的病情也在一天天好转。

一次探望,病房里只有我和小雨,“其实我见过不止一个和你一样的孩子”,小雨抬头带着疑问看向我。“但是,你和她们不一样,因为你敢于报警,你真的很棒!”

孩子眼里闪过一丝光。抓住机会,我说,司法机关特别需要她的帮助,不然,可能还有其他女孩被欺负。沉默后,小雨终于开口了。

最终,大强被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判决后,我向小雨讲述了庭审细节,特别是大强最后的忏悔。我还告诉她:要相信法律,终会照亮每一个被阴霾笼罩的孩子!

再后来,小雨出院了。母亲带着她来到我们单位的“新起点基地”。小雨轻声念出墙上的话:“改变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母亲接过话:“今天就是新的起点,过去的事咱不提了!”我说:“好啊,咱们一起往前看!”

寻找回来的世界

□讲述人:北京市海淀区寄读学校团总支书记 张智宇

一个雨天的傍晚,因把同学砍伤,小千被强制送到我校。如果他是成年人,对他人造成轻伤以上的身体损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小千才13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共同组成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决定,小千将在我校学习一年半,我们为他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

当我第一次走进单独管理他的教室时,他一言不发。我安慰他:“小千,昨天睡得怎么样?”只见他突然站起,嘴里大喊着:“我要回家,我没有错,你凭什么管我!”然后,他突然朝我扑来,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等我缓过来的时候,看到检察官、社工、家长正控制着疯狂的小千。

成长支持小组一起讨论转化方案的时候,家长无奈地说:“他妈妈走得早,我是管不了了!”听到家长这样说,我认为我有责任为他的情感需求提供帮助。

第二天,与班主任的交流让我得知,小千背后有多处淤青。于是,我带上药箱,专门拿了一个鸡蛋去找他:“身上有淤青的时候,可以先用鸡蛋揉一揉。”我发现他愣在了原地:“愣着干什么?来,老师帮你揉揉。”当我帮他处理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学校心理戏剧节邀请同学们试戏,我拿着录像机问他:“小千,你肯定想出去看看吧?”听到可以出去,他立马抬起了头:“那你尝试对着镜头,跟你最想的人说几句话吧。”只见他抿了抿嘴,我马上鼓励他:“要不跟你的妈妈说几句话?”他顿时泪花翻涌。“你可以说:妈妈,我好想你……”

顷刻间,小千泪如雨下:“老师,我错了!”“孩子,有什么话你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打人不对,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还有救吗?”“孩子,别怕,让我们一起把丢丢的你找回来。”

我联系检察官和社工共同介入。检察官来为小千上法治课,带他参加法治大篷车、法治导航员活动,让他学会如何用合法的方式处理问题;社工和心理老师则带他一起搭积木、做沙盘、画曼陀罗,培养他情绪稳定的能力。同时,我们也邀请小千的父亲进行一对一的家庭教育辅导,打开他们父子之间的心结。

经过一个月的成长帮扶,小千能够进入班集体了。进班前的那个晚上,他跟我说:“老师,我还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出事那天,我没有控制好自己情绪,是因为我担心当天下雨,如果我不能按时放学的话,我就赶不上去墓园的公交车了,我想去看看妈妈。那天是她的生日。”

经过各科老师的共同努力,小千的成绩进步很快,后来他以606分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



重生之路

□讲述人:重庆市九龙坡区委社会工作部 徐盼盼

重庆市九龙坡区是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全国首批试点,九龙坡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区检察院在区委领导下,联合推动司法社工队伍建设,助力提升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共识,吸引更多力量加入这场“守护未来”的远征。

在推动这项工作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案例。16岁的小杰因第三次偷盗摩托车被抓了个现行。父母离异后,小杰跟着奶奶生活,15岁便初中辍学,街头和摩托车成了他“心灵的归属”。引擎轰鸣时,他才能短暂逃离现实的迷茫。“那些大人懂什么?这才叫自由!”这像是对自我的麻痹。而被抓获时,他的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这次完了……”

但这一次,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给了他改写命运的机会。

如何更有效地帮助这类迷途少年?

九龙坡区检察院及时加强与社会工作部门的沟通衔接,双方迅速构建起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根据全区涉案未成年人帮教对象规模体量、需求类型,分析梳理全区司法社工机构数量、队伍结构,并以队伍扩充、帮教提质为重点,着力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队伍的服务效能。

小杰6个月的重生计划就此诞生:24次司法联动精准协作,动态调整帮教策略;60次深夜倾听,随时接纳小杰的倾诉,成为他情绪宣泄的“树洞”;司法社工15场“家庭安全岛”辅导,上门指导小杰父亲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修复破碎的家庭支持系统;6次“城市历奇”主题活动,让小杰在公益实践中重塑自我价值。

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改变。这个孩子,这个曾经差点被社会放弃的孩子,已经走在了重新出发的路上!小杰的案子,算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果。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的故事,并没结束。

就在上周,小杰又给社工打电话了,他在社区看到招募志愿者的公告,很想报名,想用自己的特长去帮助别人。社工赶紧在志愿服务组织里找到符合小杰兴趣特长的交通运输志愿服务队。这次,骑着电动摩托车稳稳地穿梭在居民区义务代购、网格巡逻的小杰,对自由有了真正的理解!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小杰的重生,背后是九龙坡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强力支撑。九龙坡区检察院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推动落实《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规定》,组建的司法社工团队7年来共帮助了865位涉案未成年人走出低谷。区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以来,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建立区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协调机制,支持检察机关在未检工作中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服务作用,推动司法社工成为未检工作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每一个小杰的重生,都是司法与社会工作服务共生的奇迹。接下来,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协调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各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当法律戴上人性的眼镜,当惩罚让位于成长的可能。我们将看到:少年无弃子,社会有匠心。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与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司法社工共同表演法治情景剧《向阳而生》。

别着急,我信你

□讲述人: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 李涵



16岁的小志从小和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小学五年级时才和父母到城市一起生活。因为性格豪爽,他很快结交了一群新朋友,打架、偷车、出入派出所成了家常便饭。

一天,检察官打来电话:“小志又犯事了,咱们商量商量吧。”检察官见到我,直奔主题:“第三次盗窃了,可以起诉了,但帮教不到位的话,判几个月出来他还会再犯,我想给他一次机会,你觉得咋样?”我说:“其实他不缺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总盗窃,也许这次刑事案件正是改变他的契机。”检察官想了想:“好,那咱们试试。”

我在看守所见到小志,他给我讲了很多大道理,谈到了爷爷奶奶的期待,突然哽咽着说:“其实我只是想让我爸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我隐约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你觉得真正的‘长大’是什么样的?”“长大,就是像我爸一样能赚钱养家,不再向别人要钱,而且我也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什么都不行!”

我终于明白他一次次盗窃是想证明“我也能挣钱”,遗憾的是,他忘记了行为的正当性。原来,小志是渴望父亲的认可,这同样可以成为改变他的动力。

我把这个评估结果告诉检察官,检察官组织了赔偿和解会议,小志得知被害人一家5口因为送快递的车被偷失去了生活来源,愧疚地说:“对不起,我一定会用自己赚的钱赔偿。”我拍着他的肩膀:“小志,别着急,我信你!”

不久后,小志被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了。然而,因为年龄小,小志尝试了很多兼职,工作机会和报酬并不多。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不太愿意让我知道他更多的生活细节。这个感觉太熟悉了!我马上去找检察官商量,并把小志约到了检察院。检察官趁机询问了他最近的情况。好家伙!不问不知道,小志现在的工作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我看出他的沮丧,对他说:“小志,别着急,我信你!”接着,我和他一起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我发现他跟了好几年的武术教练对他影响很深。经过沟通,小志和父母都同意他到教练身边打杂。

接下来的半年,小志是咬着牙撑过来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有一天,小志实在忍不下去了,想要扔下拖把不干了,这时候,恰巧进来一个学生,随口叫了一句“老师好”,小志愣住了,随后低下头,攥紧了手里的拖把。

就这样一句“老师好”,让小志有了力量,慢慢地,称呼小志“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有家长有学生,他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原来不是只有挣大钱才能证明自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此后,小志考了教练资格证,多次带领学生在全国大赛中拿奖。这个迷失的少年通过系统的社会工作服务实现了令人欣慰的蜕变。

在过去的15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对5000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了社会工作服务。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有什么秘诀,我想,答案就是:“别着急,我信你”。

文稿统纂:本报记者徐日丹 郭荣荣 常瑞倩 谷芳卿

图片摄影:本报记者程丁 闫昭 张哲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与学生们参观检史陈列室。



师生代表体验检察科技。



师生代表参观检委会会议室。